

小说

## 宿舍风波

文 | 欧阳晓兰

“呼噜声这么响，还让人睡觉了！”

卢阳尖锐的抱怨声，像一把淬了冰的匕首，狠狠扎进深夜寂静的宿舍。白薇猛地从浅眠中惊醒，心脏在胸腔里剧烈跳动，她下意识地屏住呼吸——可喉咙里不受控制发出的呼噜声，却像一道无形的枷锁，将她牢牢困住。

“就是啊，这呼噜跟打雷似的，我昨晚压根没睡好。”黄湘的声音满是烦躁。她翻了个身，床板发出“嘎吱”的声响，仿佛也在控诉白薇的“罪过”。

白薇的脸瞬间涨得通红，血液似乎全都涌上了头顶。她恨不得立刻找个地缝钻进去。她知道自己打呼噜不对，但这并非她所能控制。她用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道歉：“对不起……我也不想这样……”

“道歉有什么用？你倒是别打啊！”卢阳的声音陡然拔高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蛮横。

唐笑也跟着附和：“要不你去外面住吧？我们可不想天天被你吵得睡不着，影响第二天上课。你自己受影响就算了，别连累我们！”

白薇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滚烫的泪水几乎要夺眶而出。她咬着颤抖的嘴唇，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。她知道自己理亏，却被室友如此赤裸裸地指责，心里像被刀割一般难受。

二

接下来的日子，宿舍的氛围变得异常压抑。白薇小心翼翼地生活，走路都放轻脚步，生怕再惹恼卢阳她们。然而，对方却变本加厉：她们会在她入睡时大声说笑，肆无忌惮地议论八卦；会偷偷藏起她的物品，看着她焦急寻找而窃笑；甚至在背后恶语中伤，那些恶毒言语如同毒蛇，缠绕着她的心脏，一点点吞噬她的自信。

曾经那个活泼开朗的女孩，渐渐变得沉默寡言，像一只受惊的小鹿，敏感而脆弱。她开始害怕回到那个冰冷的宿舍，每一次推开门都需要莫大的勇气。

夜晚对她而言不再是休息的时刻，而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煎熬。失眠接踵而来，白天上课毫无精神。老师讲授的内容如同流水般掠过耳边，一句也听不进。成绩一落千丈，试卷上刺眼的分数像针一样扎进她的眼睛，内心里充满了绝望。

班主任察觉到了她的变化，几次找她谈话。可每次面对老师关切的目光，白薇只是低着头，手指紧紧绞着衣角，始终沉默不语。她害怕一旦说出真相，会招来更严重的报复。那些被围攻、孤立的画面不断在脑海中浮现，令她不寒而栗。

三

这天夜里，白薇刚进入梦乡，就被一阵猛烈的喘息惊醒。

“你能不能别打呼噜了？吵死了！”卢阳的声音中满是不耐烦，夹杂着厌恶与轻蔑。

白薇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委屈的泪水瞬间涌上眼眶。她哽咽着说：“我……我也不想啊，我真的控制不住……”

“不想？不想你还打！你就是故意的，想让我们谁都睡不好！”卢阳怒吼着，又狠狠踹了她一脚，力道比前一次更重，震得白薇的身体微微发抖。

终于，眼泪决堤般滚落下来，划过脸颊，滴落在枕头上。她抱着被子蜷缩在角落，身体因哭泣而轻轻颤抖。那一刻，她感到整个世界都在崩塌，仿佛被所有人抛弃。她想反抗，却又恐惧；想倾诉，却担心无人相信——毕竟，“打呼噜”这件事，听起来确实像是她的错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白薇的状态每况愈下。黑眼圈越来越深，像两团沉重的阴影挂在脸上；脸色苍白如纸，毫无血色。她像一朵即将枯萎的花，在冷漠与欺凌中慢慢失去光彩。

四

这天，白薇再也撑不住了。她找到好友苏婉，一见到对方，便扑进怀里失声痛哭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只受伤的小兽。

苏婉性格开朗，心地善良，看到白薇这般模样，心疼得不行。“薇薇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”她紧紧抱住怀中的女孩，声音里满是担忧。

白薇抬起头，望着那双充满关切的眼睛，长久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。她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，在苏婉怀里放声大哭，把积压已久的委屈、痛苦与恐惧一股脑倾泻而出：

“是……是卢阳她们……她们一直欺负我……藏我的东西，半夜踹我，还在背后说我坏话……我都快受不了了……”

她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语无伦次，却字字泣血。

苏婉听完，气得浑身发抖，拳头紧握：“太过分了！她们怎么能这么对你？简直是无法无天！”她坚定地说，“薇薇，你别怕，我们去找老师！这种校园欺凌行为，绝对不能容忍！”

白薇摇头，眼中满是恐惧：“我不敢……她们警告过我，如果我告诉老师，就会有‘好果子吃’……”

“但你越忍，她们就越得寸进尺。”苏婉语气坚决，“你不是一个人，有我在。我们一起面对，老师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。”

在苏婉的鼓励下，白薇终于鼓起勇气，决定不再沉默。她明白，唯有站出来，才能真正摆脱这场噩梦。

五

白薇和苏婉一同来到班主任办公室。白薇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跳，然后将自己在宿舍中的遭遇一一陈述：从最初的打呼噜被嘲讽，到后

来私人物品被藏匿、夜间被踹醒，再到长期的精神压迫与人格侮辱……每一个细节都清晰而真实。

班主任听完，脸色凝重，眉头紧锁：“竟然有这样的事？太不像话了！”他愤怒地说，“白薇，你别怕，老师一定为你主持公道。校园欺凌，是我们绝不允许的行为！”

随即，班主任叫来了年级组长。当后者听完全部经过后，同样震怒不已：“这种行为必须严肃处理，以儆效尤！”他当即召集卢阳等人前来办公室问话。

起初，几人仍试图狡辩，互相推诿责任，轻描淡写地说些无关痛痒的话。但在证据面前，在师长威严的质问下，她们的谎言逐一被揭穿，最终不得不低头认错。

“我们错了……不该欺负白薇……”卢阳低着头小声说道，语气中虽有一丝愧疚，更多的却是畏惧。

“错了就要付出代价。”年级组长严肃宣布，“你们每人写一份深刻检讨，并在全班面前公开向白薇道歉。同时，学校将给予相应处分——这是惩罚，更是教训。”

几人闻言，脸色煞白，嘴唇颤抖。她们原以为不过是“开个玩笑”“闹一下而已”，没想到后果如此严重。

六

处分公布后，卢阳等人再也不敢靠近白薇。她们见她时总是低头匆匆走过，眼神中多了几分羞愧与怯意。宿舍气氛逐渐回暖，往日的敌意悄然消散。

白薇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那笑容宛如春日初绽的花朵，明媚而灿烂。她的心情如释重负，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她开始积极参与班级活动，主动与同学交流，学习状态也逐步回升。

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她每天早到教室预习复习，晚自习专注刷题，一点一滴弥补落下的功课。她的成绩稳步提升，整个人也愈发自信，仿佛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。

终于，高考来临。白薇怀着忐忑的心情走进考场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稳住心神，认真审题、缜密思考、工整作答。每一分每一秒，她都不敢懈怠，因为她知道，这是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
成绩公布的那天，她颤抖着手指输入准考证号，眼睛紧紧盯着屏幕。当看到自己的分数超过心仪大学录取线时，她激动地跳了起来，泪水夺眶而出——这一次，是喜悦的泪，是对自己坚持的肯定，是对未来的憧憬与希望。

九月，白薇手持录取通知书，踏入了梦寐以求的校园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(作者为《漫步》第十八届成员)

生话

## 草莓下土时

文 | 班姣姣

家里的草莓下土了。

依稀记得，家里的草莓是十月下土的。如今有些已经结果，可我在学校待得太久，竟许久未曾踏足田间。攥着笔的手微微发痒，仿佛有草莓叶上的细绒毛轻轻刮过掌心，心也随之泛起一阵阵酥麻的痒意。

周六上午上完培优课，我拎着衣服站在二桥头等妈妈来接。寒风钻进衣领，冷得我一哆嗦，连忙将拉链拉到最顶端，才稍稍暖和了些。远远看见妈妈骑着那辆弯梁摩托车驶来，身影在冬日的灰蓝天空下显得单薄却坚定，我的心里忽然涌起一丝雀跃。

回程的路上很冷，我缩着身子躲在她身后。“妈，家里的草莓都种完了吗？”

“还没呢，还有几厢。”妈妈也缩了缩脖子，声音被风吹得有些模糊。

“什么时候能种完啊？我都想吃草莓了。”

“大概十二月底吧。”

到家后，我立刻上楼洗衣服。手冻得通红僵硬，连拧干都费劲。洗完下楼，没见妈妈人影，便问正在打游戏的弟弟：“妈去哪儿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在地里吧。”他头也不抬。我心里莫名烦躁，叮嘱他记得煮饭，随后便转身朝地里走去。

家里种草莓的地分成七厢，占地不小。眼下还未搭棚，远远望去，一条条垒起的土垄整齐排列，像一排排沉默伫立的玉米秆，笔直而倔强。我闭上眼，仿佛已看见未来：饱满鲜红的草莓缀在黑色地膜之上，如玫瑰绽放，令人垂涎欲滴。

坡道上零星散落着几个弯腰劳作的身影，远看像一群“小孩”。我大声喊：“妈！外婆！”

她们纷纷抬头，回应声断续传来：“回来啦！”“来种草莓啦！”

我沿着小路走下去，边走边卷起袖子：“种到哪儿了？我也来帮忙。”

外婆慢慢直起腰，长长呼出一口气，看着我：“你不行哦，去那边找你妈吧。”说着指向一侧。我应了一声，边走边喊：“妈——”

“做哪样？”妈妈语气略显不耐，话音未落就挥手让我走开。她不让动，是因为我不会，只能在一旁干看着。我能真正参与的时候，要等到草莓成熟之后了。

我站在田埂上无所事事，转身望向峨里湖。妈妈常说这儿风景好——依山傍水，鸟语花香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可此刻只觉无聊至极，便走进土垄之间，俯身细看那些刚栽下的苗。嫩芽从苗芯中央探出头来，新生的叶片布满细密洁白的绒毛，宛如初雪覆盖，美得令人心颤。我伸手轻触，柔软微痒，一股暖流般的痒意瞬间爬满全身。

冷风一阵阵袭来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正想抬头说“我们回去吧”，话到嘴边却被生生咽了回去。只见妈

妈和外婆依旧弯着腰，没有一人直起身。四周此起彼伏响起“冷哦”“真冷啊”的叹息，不知是谁说的……那九十度弯曲的脊背，沾满泥泞的裤脚，让我猛地怔住了。

面朝黄土，背朝天。麻木感悄然蔓延全身，我竟一步也迈不动。眼眶发热，颤抖着手掏出手机，悄悄拍下了这一幕。

我在田里发现了一颗已结果的小草莓，小小的，青绿如湖水般剔透，捧在手心可爱极了。忽然灵机一动，想逗逗妈妈。我站起身，望着她弯下的背影，故意扬声道：“妈，这草莓好酸啊！”

“你傻啊？都没熟当然酸！”妈妈头也不抬，手中的动作丝毫未停。她说得对。草莓是酸的，但酸的不只是草莓，还有我的心。

我走到她身边，静静地看着她把一株株小苗插入松好的土坑，再用手抓起几把泥土盖住根部，让苗稳稳立住。我不知怎的，伸手去碰她的手——冰冷刺骨。

“脏得很，泥巴手，你别碰！”她一边躲闪，一边笑骂。

我笑着说：“我也是农民啊，怕什么泥巴。”

妈妈终于被我逗笑了，缓缓直起身喘口气。我分明看见她眼中的疲惫，但她仍执意把我推到田边，不让我动手。我站在那儿，喉咙像被刀片割过一般火辣辣地疼，不敢让她看见，只好背过身去。

有时我会想不明白：为什么如此娇艳可爱的草莓，偏偏要在寒冬生长？为什么要让妈妈的手冻得通红皴裂？可转念一想，草莓也有它倔强的一面——不管天多冷，风多烈，它偏要在冬天结果，既娇气又坚强。而妈妈的性格，何尝不是如此？无论多冷多累，为了生活，她依然咬牙把草莓一株株种下去，只为结出饱满漂亮的果实。

我把泪水逼回眼眶，抬手擦去脸上的湿痕，强撑起一个笑容，再次举起手机：“妈，你看镜头！”

我笑着说：“你好像草莓啊。”她愣了一下，随即笑着配合，举起满是泥巴的手比了个“耶”，尽管指尖还夹着一株小苗。

那一刻，阳光穿过云层洒下来，照在她脸上，也落在那片尚未苏醒的土地上。

我的少女心事从来不是穷。妈妈给了我最好的一切。我真正的遗憾，是还没有能力让她过上更好的日子。所以我暗暗发誓：等我有本事的那一天，一定要让她嘴里常吃的包子，变成四十五块钱一斤的草莓。

(作者为天峨高中2323班学生)

